

?? 《?国学校?略》 学科??及其?日影?的可能

著者	王 彩芹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開設記念号
page range	51-60
year	2012-03-24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 Terminology in A Brief Study of German Schools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7399

试论《德国学校论略》学科术语及其对日影响的可能

王 彩 芹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 Terminology in *A Brief Study of German Schools*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WANG Caiqin

A Brief Study of German Schools, the first treatise on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873. It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in 1874, and influenced its educational world during the Meiji era. Here is a question that does it have an impact on Japanese education terms? For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we studied the using and the creation of educational terminologies in *A Brief Study of German School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by comparing with the Japanese education terms in the 1870s, through the angle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action in terminology.

キーワード：教育、学科、術語、交流、影響

Keywords: education, subject, terminology, interflow, influence

一、序言

《德国学校论略》出版于1873年¹⁾，作者是花之安（Faber, Ernst），音译作“福柏”，是近代来华德国传教士，植物学家、汉学家，曾被季理斐称赞是“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²⁾。《德国学校论略》是花之安的第一部汉语著作，也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发表的第一部系统导入西方近代教育的专著”³⁾，这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德国教育制度。在〈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一文中，作者肖朗认

1) 《德国学校论略》原名为《大德国学校论略》，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有复刻版，书中明确标明「耶稣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同 7 治十二年 铸」，参考坂本保富「漢書『大德国学校論略』の明治日本への翻刻紹介」（坂本保富研究室の『平成19年度研究報告書』、2007年），第7页。然而肖朗（2000）在文章中误将时间写作1874年。

2)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32页。

3) 肖朗〈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8卷第2期，2000年），87页-95页。

为《德国学校论略》出版后曾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广为传布，郑观应的著作《易言》和《盛世危言》即参考了《德国学校论略》，并且《德国学校论略》也影响了康有为和黄遵宪等人，肖朗甚至推断康有为提出的“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教育改革方针是受到《德国学校论略》的启发⁴⁾。

事实上如上所示，《德国学校论略》除了在清末的士大夫中间、在中国本土产生影响以外《德国学校论略》也影响了邻国日本，《德国学校论略》在中国出版后第二年（1874年），小林虎三郎便对该书进行了翻刻训点。1944年稻富次郎首次对《德国学校论略》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认为《德国学校论略》同著名的《和兰学制》和《仏国学制》一样，是当时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此基础上，2007年坂本保富发表了题为「漢書『大德国学校論略』の明治日本への翻刻紹介」的研究报告书，书中更加详细介绍了虎三郎翻刻这本书的背景、意图以及《德国学校论略》的相关人物（作者、校订者等）和内容构成等，并且评价道：虎三郎通过翻刻《德国学校论略》首次系统地向日本介绍了德国的教育制度，这本书有可能是明治20年前后日本转向以德国为目标实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⁵⁾。此外，吉田寅也在「入華宣教師ファーバーの『德国学校論略』について」（1983）一文中主张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德国学校论略》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教育界产生了影响⁶⁾。

由此可见，《德国学校论略》可以说是中日近代教育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对中日两国教育的近代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在这样一部作品中，花之安是否创制和使用了新词？日本在学制上受到过《德国学校论略》的影响，那么在教育学相关术语的使用上是否也受到了《德国学校论略》的影响？众所周知，《德国学校论略》出版的19世纪70年代正是清政府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各地已经开始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会有对创制新的教育学相关术语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教育方面已经开始近代化转型，也有创制和接受新的教育学术语的客观条件。因此从近代中日词汇发展和交流角度，我们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对此，本文中重点考察了《德国学校论略》中的学科术语的使用和创制情况，并且结合19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和教育学用语的发展情况，探讨和考察了《德国学校论略》中的学科术语对日语影响的可能性。

二、作者花之安（1839-1899）

花之安于1839年4月25日出生于德国科堡，19岁（1858年）时考入巴门神学院学习，23岁（1862年）毕业后，又在巴塞尔大学、杜宾根大学和哥达大学进修，其间接受过自然科学教育。25岁时（1864年）受到德国基督教组织礼贤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⁷⁾的派遣，于4月26日赴任英国租界区香港，不

4) 同上。

5) 日本1872年颁布的学制是以法国为模型，而在实际的教育活动导入上偏向学习美国，明治10年代的后半期则开始转向学习德国。坂本保富「漢書『大德国学校論略』の明治日本への翻刻紹介」（坂本保富研究室の『平成19年度研究報告書』、2007年）参考日本论文第2页、第34页。

6) 参考肖朗〈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

7) 关于花之安加入礼贤会的时间，几份材料中的时间不同：严匡禧〈近代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03期）、朱玖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与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中国》1996年00期）以及〈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中认为，花之安1864年参加德国基督教组织礼贤会。与此相对〈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孙立新，

久花之安便在广东等地开始传教活动⁸⁾。1880年花之安脱离了礼贤会开始独立传教，后来于1885年加入德国另一个基督教组织同善会（Weimar Mission）⁹⁾，次年移居上海。1898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花之安又移居青岛，于1899年9月20日在青岛病逝。

关于花之安的在华成就，熊月之的评价十分形象，他认为：在近代来华传教士中，花之安是个个性分明的人，他不像林乐知精力充沛，既办学校，又编报纸，样样干得出色；不像傅兰雅，热衷传播西学，几乎忘了传教；也不像李提摩太活动能力特强，与达官显宦、硕学鸿儒有广泛的联系。他在中国二十多年¹⁰⁾，几乎无一日不是在写作中度过的。他用笔确立了自己在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席地位¹¹⁾。

花之安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用汉语书写的作品和用外文（英文或德文）书写的作品。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花之安的汉语著作有：《德国学校论略》、《教化议》、《马可讲义》、《自西往东》、《性海渊源》、《玩索圣史》、《明心图》、《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经学不厌精》、《圣绩五彩图》、《路加衍义》、《零篇二十章》等。外文著作有：《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中国著名的男子》、《中国著名的女子》、《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中国妇女的地位》、《孟子的思想》、《墨子的学说》¹²⁾、《列子著作译释》、《关于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史料》、《中国史编年手册》等¹³⁾。

三、关于《德国学校论略》

《德国学校论略》有多个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书名也有很多个。原版书名是《大德国学校论略》，由羊城（即广州）小书会真实堂出版于1873年，这本书中还给出了副标题，叫做《西国学校》¹⁴⁾。1897年，上海慎记书庄的《西政丛书》中收入的名为《西国学校》的文章即《大德国学校论略》。同年，质学会的《质学丛书初集》也收入了该书，然而去掉“大”字，名为《德国学校论略》。189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花之安的《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内容基本上与《德国学校论略》一致。1902年，沈蔚文编辑的“新辑各国政治艺学全书”中收入的书名则是《西国学校》。另外，《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还提到两个版本：“上海石印本《学校论略》”及“湘学会本”，然而现阶段其版本信息尚不明确¹⁵⁾。除此之外，笔者所在学校关西大学的图书馆中还馆藏一本线装本《德国学校论略》，书中没有版权页，因此出版时间和出版社不明，然而与别版（如《西政丛书》版）不同，该版有美国北长老会嘉约翰（G. J.Kerr）医生用英文书写的序言。

关于《德国学校论略》的内容，肖朗（2000）和坂本保富（2007）都在文章中做过详细的介绍。简言

《史学月刊》2003年02期）中认为花之安1858年加入礼贤会。

8) 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传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86页。

9) 884年成立。

10) 实际上，共计34年。

1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401页。

12)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将其汉语书名写为《孟子的学说》，第10页。

13) 《经学不厌精》（上海美华书馆，1898年）后附有〈花之安丛书〉，列有部分书目。

14) 参考坂本保富「漢書『大德国学校論略』の明治日本への翻刻紹介」

15) 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34-35页。

之，花之安在书中全面介绍了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中轴的德国普通教育以及各种专门教育，详细描述了各种教育机关的课程设置，包括课时安排、课业内容等，此外花之安还介绍了“训警院”（盲人学校）等各种特殊教育机关，“格致会”等各种学术交流团体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各种统计资料等，是一部叙述完整的教育专著。

四、花之安与「太学院」科目名称

在《德国学校论略》中花之安花了很长篇幅介绍了德国的“太学院”，坂本保富在〈漢書『大德国学校論略』の明治日本への翻刻紹介〉一文中以1873年虎三郎在日本翻刻的《德国学校论略》为对象，以和装本的一叶折合洋装本的两页为计算方法，算出〈太学院〉一节占18页，是所有分项中用笔最多的¹⁶⁾。“太学院”即现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大学，《德国学校论略》中的太学院“院内学问分列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从Kerr在序言中的描述：Beginning with the elementary schools, he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Higher Schools, Gymnasia and University, with the several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Law, Medicine, Theology and an outline of the studies pursued in each，我们认为这四种学问分别指的是（departments of）Philosophy, Law, Medicine, Theology。

4.1 “法学”和“医学”

在“法学”条目下，花之安讲到“法学约分两种，一曰教事、二曰政事”即现在的教会法和世俗法。在“医学”条目下，花之安不仅谈到了有关医学的研究任务，也谈到了药学，如药品分类及“制药应如何配炼得宜”等。并且花之安也在其后的著作中频繁使用“法学”和“医学”，例如：

《自西徂东》中：其中书目、如天文、地理、格致、化学、医学、经学、法学、兵学、下至农商工艺之学，悉分门别类¹⁷⁾。

《教化议》中：从事实学方能收实效，考以天文、地輿、格致、农政、船政、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¹⁸⁾。

《德国学校论略》虽然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发表的第一部系统导入西方近代教育的专著”，然而实际上，两个多世纪前，耶稣会来华传教士们就曾对西方的教育体制进行过详细介绍。从辞源角度讲，艾儒略于1623年在《西学凡》一书中首次使用“法学”表达西方法律学概念。表示“the study of medicine”的“医学”一词的则最早出现在高一志的《西学》。《西学》在成书时间上尚早于《西学凡》¹⁹⁾。可以说使用“法学”和“医学”来表述近代西方法律学和医学概念虽然并不是花之安首创，但是我们认为花之安通过

16) 〈漢書『大德国学校論略』の明治日本への翻刻紹介〉，第23页。

17) 《自西徂东》，176页。

18) 花之安著、大井鎌吉训点、中村正直校阅《教化议》，明经堂出版，第5页。

19) 参考笔者〈艾儒略与相关学科用语的创制及传播—通过比较《西学》与《西学凡》〉、《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研究》，第4号，2011年，327-342页。

在各种著作中使用“法学”和“医学”进一步促进了这两个新词的使用。

4.2 “经学”

众所周知“经学”在汉语中指的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与西方的Theology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花之安在《德国学校论略》中完全使汉语的固有词汇“经学”承载了西方Theology“神学”的概念。花之安在书中指出“经学分两类，曰耶稣教、天主教，耶稣教经学第一”，“经学”的学习内容有：讲解旧约经文、新约经文以及耶稣教会来历。

那么深谙中国儒学的汉学家花之安为何会使“经学”和Theology联系起来，二者的接点在哪里？事实上正是因为深谙儒学，花之安才会用“经学”表达西方神学的概念，因为“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是儒学的中心，而“神学”在花之安看来，也是西方学术体系的中心。对此，我们可以从1879年至1883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自西徂东》²⁰⁾中看到花之安的用意。

在《自西徂东》的〈经学体要〉一节中，花之安首先对中国的经学进行了明确阐释，并且表明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性，即经学在各种学问——包括各种新兴学问之上：

士不通经，无以致用……中略……古来经学之盛，自汉唐迄于宋，而抵于元、明，注疏之家，汗牛充栋，其间纯驳不一……中略……经之为学最繁，无论五经、十三经，各有其大义之所存……中略……有经学然后有经济，出而可以利国家；有经学而后有纯儒，处而可以传弟子。且即有经学，则性理、格物、数学、律学、兵学、农学、医学，技艺之学，俱可有发明，为生民之利用²¹⁾。

在对中国的经学做了以上这样一段说明和铺垫后，花之安随后说道：“泰西尊耶稣之教者，学问中以经学为第一，有小学之功，有大学之功。小学所读之经，不外《旧约》、《新约》之书。”于是在同是学术体系主体的共同点下，东方的“经学”和西方的“神学”便有了接点，花之安顺利成章地使中国的“经学”有了表达西方神学概念的义项，这在新词创制上属于旧词新意。

4.3 “智学”

在“太学院”的四大专业中，花之安对“智学”的介绍最为详细，“智学分八课，一课学话，二课性理学，三课灵魂说，四课格物学，五课上帝妙法，六课行为，七课如何入秒之法，八课智学名家”，并对这八课各自做了内容的介绍。

关于“智学”一词，罗竹风在《汉语大辞典》中对“智学”的解释是：指文化、科学的各门学科，其例句出自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语言之类。”然而根据肖朗（2000）可知，郑观应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曾撰写了《易言》一书，《易言》中“论洋学”和“西学”部分，在对西方教育制度进行介绍时多直接抄自《德国学校论略》或者加以概括说明，因此在学术用语上几乎与《德国学校论略》完全一致。例如，在论及“大学院”时，郑观应指出所设专业为“一经学、二法学、三

20) 本文参考的《自西徂东》（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采用的是1884年香港正式出版，中华印务总局承刊印刷的版本

21) 《自西徂东》151-152页。

智学、四医学”。到了90年代，郑观应又在《易言》的基础上编写了《盛世危言》²²⁾，《盛世危言·学校》中对“智學”的解释也在《德国学校论略》的“智学”范围之内。如前所述，“智学”在《德国学校论略》中指的是（department of）Philosophy，因此我们认为《汉语大辞典》中对“智学”的解释并不准确。

另外，通过考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有关“智学”的词条可知“智学”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常与“愚学”相对，指智慧之学，例如：释延寿（五代）《宗镜录》卷三十九，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智学成菩提，愚学为生死，如是不了知；冯琦（明代）《经济类编》卷七政治类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另外，“智学”也指智慧和学问²³⁾，例如：虞世南（唐）《北堂书钞》中“后汉书云桓荣为太子少傅，以太子经学成毕，上疏谢曰，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而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今皇太子以聪睿之姿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臣师道已尽”。因此，从新词创制上“智学”同“经学”一样也属于旧词新意。

4.3.1 智学八课

关于智学中的八课，除了“五课上帝妙法”和“八课智学名家”外，从课程描述上可知“一课学话”、“二课性理学”、“三课灵魂说”、“四课格物学”、“六课行为”、“七课如何入秒之法”分别讲述的是语言学、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美学的内容。由此可见《德国学校论略》中的“智学”涵盖广泛，包含哲学、语言学，也包含自然科学，超过了现在哲学科的研究范围。考察德国教育史可知，19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科中即包含哲学、语言学、历史学，也包含数学和自然科学，之后自然科学等各种科学开始从中分化，在德国大学中杜宾根大学率先将自然科学从哲学科中分离出来于1863年设立了自然科学学部²⁴⁾，而花之安于1873年在《德国学校论略》中介绍的“智学”还停留在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科目中分化出来的阶段。

4.3.1.1 “格物学”和“性理学”

在以上“智学”八课中，除了“格物学”和“性理学”外，我们不认为花之安是使用了一些科学术语来表述这些课程，例如本文不将“学话”视为对应“语言学”的术语，余同。

“格物学”早在明代就已经使用。例如，黄景昉（明代）《國史唯疑》卷九（清康熙三十年钞本）中：利玛窦初從天津来，太监马堂解进京为礼部所驳，以会典所载无大西洋国且所携天主母图、及神仙骨等物属不经议量给冠带遣之时萧然一旅胡耳，今其徒遂徧中外非苟然者所传天学、格物学亦特精辨。

关于“性理学”，《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中认为“性理学”指“哲学”，给出的最早书证是1881年的《格致汇编》。因此如果没有更早的例证，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则应该是“性理学”的最早出处。在汉语中“性理学”指的是宋儒程（程颢、程颐）朱（朱熹）派理学，是儒学中的重要术语，因此《德国学校论略》中使用的“性理学”也属于旧词新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性理学”中花之安重

22) 肖朗〈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

23) 可以借鉴《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智学”的释项：知恵と学識，知力と学力。

24) 参考<http://www.uni-tuebingen.de/en/university/history>（杜宾根大学主页）及皇至道，《独逸教育制度史》，柳原书店，1943年。

点说明了哲学的基础学科逻辑学，并给出了音译词“路隙”：“西音路隙，译即意法”，并且谈到“此中国未有之学，苦无名目，难以译出，如公孙龙以马喻马，以指喻指，仿佛近之然所类者不过入门之定名耳”，可见对于当时中国所缺乏的“逻辑学”等一些学科，在专业术语的使用和创制上还困难重重，即便学者有心翻译某些学科却经常处于苦无相应译词的状态。

4.3.1.2 关于“学话”

《德国学校论略》中对“学话”的描述是“学话不止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声音点画等件，且论古今来有字有图之器皿，并有音无字者；二论文法之全，要旨何在，必须详释其理”，即现在的语言学。“学话”在智学一节中所占篇幅最多，其中花之安重点介绍的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重要语言学知识：语言类型学，这可能是最早用汉语书写的语言类型学知识，并且花之安在文章中对三种类型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各类型中的代表语言都阐述准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花之安的语言学素养。

语言类型学是指将世界语言按照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分类，19世纪初期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将世界语言划分为三种语言类型：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²⁵⁾，这一分类方法后来继续得到其学生语言学家斯坦达尔（H. Steinthal）以及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施莱歇尔（Schleicher, 1821-1868）的推广和实施。

在《德国学校论略》中，花之安介绍的是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黏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和屈折语（inflectional language），并且如下所示，花之安对三者的介绍是采用内容说明的方式，尚未给出相对应的专业术语。下段引文中的第一等即今天的孤立语，第二等“胶漆之话”即黏着语，第三等即屈折语。其中，第三等中的音译词“亚利士”所指为何尚不明。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没有给予这三种语言类型相对应的学术用语这一点，在花之安后来的汉语著作《自西徂东》中仍未得到改变²⁶⁾。

各国各种之语言文义亦须比较万国之话，现分为三类。一、古今之话既如中华文字，泰西日为板文，缘不能显时与类；如泰西者第二等，一名土兰即土以其，一亚细亚即中国西北之诸域文字，泰西以为胶漆之话，即数字相联而成一字者，如呼先生二字，则合成腥字，诸如此类是也；第三等名亚利士，译即西国话，源究其实字与活字之变，有一字而变十数字者，有一字而变百数字者，有一字而变千数字者，皆以新结列之话作原本，今在欧罗巴洲，诸国又分数类，一为日耳曼类，二为罗马类，三为士拉非类。一、日耳曼类，即大德话、大英话、荷兰话，大坭话，瑞丁话。二、罗马类，即以大利、法兰西、士班牙、葡萄牙诸国话也。三、士拉非类，即俄罗斯话、波伦话、波希米亚话也。然虽同类，但诸国之语言文字格式各不相同，必须力学，方能通达。

4.3.1.3 关于“灵魂说”“行为”和“如何入妙之法”

相比上述“学话”，花之安对这三课的描述十分简短，从简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判断出“灵魂说”描

25) 可参考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十三章：词的孤立、屈折和粘着。原本的最早版本是1836年。

26) 在《自西徂东》中花之安仍旧如此表述欧洲诸国语言，168页。

述的是心理学的内容,“行为”和“如何入妙之法”描述的则分别是伦理学和美学的内容。“灵魂说”研究的是“论性情、论知觉…略…论如何生出意思、论如何醒悟、论寢息、论成梦、论心”等;“行为”研究的是“论福之所以为福,第一情福、即寓世之五福。第二以不迷本性为福,即克胜诸欲是也。第三以归原上帝冀获天福为福。…略…如讲本分,一属自己二属身外,即人中五伦并世间所有者”;“如何入妙之法”的研究的内容则是自然风光、雕塑、绘画、音乐、词赋等,又可以综合解释为“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

以上,花之安在《德国学校论略》中仅仅限于介绍这三课的内容,并没有给出对应的学科术语。其中关于“如何入妙之法”即美学方面内容的介绍,黄兴涛指出花之安通过《德国学校论略》是最早向中国引入美学概念和传播美学思想的人。另外花之安还曾在1875年的《教化议》中讨论过美学知识,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美学”一词²⁷⁾,这是“美学”首次在汉语中出现,然而黄兴涛同时认为这只不过是花之安个人性的偶然使用²⁸⁾。此后在1879-1883年的《自西徂东》中,花之安在卷四第五十七章“上艺之华美”中对美学进行了更加详细的介绍,但是并未使用“美学”,而称之为“华美之学”。因此可以说,花之安虽然在《德国学校论略》等书中介绍了西方的美学知识,然而花之安自身并没有明确出一个固定的词表达这样一个概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部分学科术语名称缺乏的情况。

简言之,在《德国学校论略》「太学」一节中,花之安介绍说明了很多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近代新兴学科和学问,一方面创制使用了新的学科术语:“经学”、“智学”和“性理学,然而同时也存在许多新的学科术语在使用和创制上尚不成熟、新兴学科相关用语尚缺乏的情况。

五、《德国学校论略》学科用语对日本影响的可能

以上「太学」科目中的学科术语有:“法学”、“医学”、“经学”、“智学”、“格物学”、“性理学”,另外还有没有给出学术用语的情况: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在「太学」之外,《德国学校论略》一书中还零散地使用了以下一些学科术语(数学、史学等汉语中的固有学科用语除外):理学(这里指哲学)、重学、力学、化学、银学、植学、心算学。此外,今天的动物学,在《德国学校论略》中被称作“格鸟兽之学”;动植物学或生物学被称作“禽兽草木论”。

对于以上《德国学校论略》中的这些学科用语,如下所示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种情况:

- A 经学、智学、性理学、银学
- B 法学、医学、格物学、理学、重学、力学、化学、植学?、心算学?
- C 其他: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动物学、生物学、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

27) “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輿,六、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故相属)”。可能由于版本不同,笔者使用的日文训点本中没有括号中的说明部分。

28) 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的中国的最早传播》,《文史知识》,2000年01期。

A类中的词有可能是花之安自己创制的词，其中“银学”²⁹⁾的情况与4.3.1.1中“性理学”情况相同。B类中除“植学”和“心算学”³⁰⁾外，其余都是在《德国学校论略》之前就已经在其他人的作品中使用过的词，其中“理学”出自《西学凡》(1623)³¹⁾。C类其他，指的是《德国学校论略》中没有给出的学科术语。

对于C类，日本则在1874年小林虎三郎翻刻《德国学校论略》之前就已经使用了“语学”、“性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动物学”和“生活论”这些术语。“语学”见于《西国立志篇》(1870-71)；“性理学”见于《百学连环》(1870-71左右)，是“psychology”的译词；“伦理学”和“论理学(即逻辑学)”见于《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动物学”见于《庆应再版英和对译辞书》(1867)；“生活论”即生物学，是biology的译词，见于《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

对于B类，在日语中“法学”、“格物学”、“力学”、“化学”分别见于《万国公法》(1868)、《百学连环》(1870-71左右)、《佐久间象山上书稿》(1862)和《七新药》(1862)³²⁾；“植学”见于《植学启原》(1834)。1870年日本的〈大学规则〉和1872的〈学制〉中则分别使用了“重学”和“医学”³³⁾。另外，《德国学校论略》中的“理学”应与“性理学”相同，指的是philosophy，而1870年左右，西周就曾在《百学连环》中将philosophy翻译作“理学”³⁴⁾；另外汉语中已经不用“心算学”，日语中则没有该词。

A类中，“经学”“性理学”“银学”分别指的是神学、哲学和经济学。《德国学校论略》中虽然使用了这三个词，然而在这本书被翻刻之前，如下所示，日语中就已经在使用“神学”“哲学”和“经济学”，且一直沿用至今，因此日语没有接受花之安在《德国学校论略》中创制的这些学科术语的客观条件。

神学：《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

哲学：《真景累ヶ淵》(1869左右)³⁵⁾

经济学：《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

另外，关于“智学”，根据Kerr的序言可知“智学”可对应“department of philosophy”，但同时花之安在《德国学校论略》中也将“智学”视为一种学问，因此“智学”也同“性理学”一样对应philosophy，如上所示日语此时已经在使用“哲学”。

29) 即经济学。

30) 尚无法考察两词的最早出处，暂且放在B类。

31) 重学、力学、化学可参考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

32) 参考《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小学馆，2000-02年。

33) 参考《东京大学百年史》(资料一)，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34) 《西周全集第四卷》(宗高书房，1981年)，145页。

35) 同注释29

从对应“department of philosophy”的角度而言，《德国学校论略》中的“智学”还停留在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科目中分化出来的阶段，已经落后于时代。并且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接纳西方的教育体系，于1872年2月19日颁布了日本第一部近代教育法规「大学規則及中小学規則」，如下所示，「大学規則」中已经对学科分类进行了详细划分，自然科学已经是独立的学科，由此可见作为“department of philosophy”译词的“智学”也不具备进入日语的客观条件。

教科：神教学、修身学

法科：国法、民法、商法、刑法、詞訴法、万国公法、利用厚生学、典礼学、施政学、国勢学

理科：格致学、星学、地質学、金石学、動物学、植物学、化学、重学、数学、器械学、度量学、築造学

医科：

予科：数学、度量、格致学、化学、金石、動植学

本科：解剖学、厚生学、原病学、薬物学、毒物学、病屍剖驗学、医科断訟法、内科外科及雜科治療学兼撰生法

文科：伝記学、文章学、性理学

六、结论

总而言之，1873年的《德国学校论略》作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产生的第一部西方近代教育学专著，作者花之安在书中介绍了很多相对于中国而言的新兴学科和学问。在书中花之安一方面沿用了前人已经创制的学科术语，另一方面自身也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新的学科术语，如经学、智学、性理学、银学，另外，更有很多新的学科和学问，如今天的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动物学、生物学、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等在《德国学校论略》中尚没有对应的术语。

1874年《德国学校论略》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近代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通过分类考察上述学科术语在日语中的使用情况可知，对于《德国学校论略》中没能给出的学术用语，在该书传入日本之前，这些学科在日语中已经有了相应术语：“语学”、“性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动物学”和“生活论”；对于《德国学校论略》中使用的前人创制的学科术语，日语在此之前也已经存在同形词：“法学”、“格物学”、“力学”、“化学”、“植学”，“重学”和“医学”；另外，对于一些可能是花之安自己创制的新的学科用语“经学”、“性理学”和“银学”，日本已经在使用一套不同的学科术语：“神学”、“哲学”和“经济学”，没有使用花之安的这些术语的必要；此外，1872年日本颁布了「大学規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语也没有接受花之安创制的“智学”一词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德国学校论略》在中国出版后很快就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产生影响，然而从近代中日词汇发展和交流的角度而言，《德国学校论略》中的学科术语则并未影响过日本。